



席勒著

威廉·退爾



威廉·退爾

著者 勒廉
譯者 廉應

上海出版公司

一九五五·上海

Friedrich Schiller

Die Helden Tell

根據 Thüringer Volkstheater, Weimar 1953 年版本譯出

威 廉 · 退 爾

原 著 者	德 國 席 勒
翻 譯 者	張 威 廉
出 版 者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審登字號 (上海康平路 155 號)
印 刷 者	上 海 市 印 刷 四 廠 (上海新開路 1745 號)
總 經 售	新 華 書 店 上 海 發 行 所

書號 (829) [IV IV 7] 類別 戲劇·電影—詩劇
字數 115000 字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6 7/16
1955 年 9 月上海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1—3600 冊

定價 七角四分

“威廉·退爾”寫作經過及劇情介紹

“威廉·退爾”是席勒九部名劇中最後完成的一部，它始寫於一八〇三年，這正是拿破侖佔領瑞士的一年。但早自一七九六年起，拿破侖的侵略戰爭即已波及席勒的故鄉斯瓦比亞，他的父母姊妹都生活在法國駐軍勢力之下，而一八〇一年德帝佛朗茲二世與法國所訂的呂納維爾和約，更使萊茵河左岸土地及其幾及全德人口七分之一居民，全部淪陷異域。對祖國和自由的熱愛，對暴力的深切仇恨，使席勒從康德唯心主義的美學理論中擺脫出來，在寫完他的“梅西那的新娘”之後，又面對現實，回返到偉大的時代問題上來。他於一八〇三年十月函告同學伏爾錯根說道：“我現今努力在寫‘威廉·退爾’。我想用它來把人們的頭腦再激盪一下。他們對於這類羣衆的題材非常渴望，現在尤其是常常談到瑞士的自由，因為它完全從世上消失了。”但是他選用這段十四世紀初瑞士聯邦農民反抗哈普斯堡政權而獨立的故事來寫此劇，却還有一段外來的誘因。

原來歌德於一七九七年秋第三次遊瑞士後，便有意把

瑞士的開國英雄退爾的故事寫成史詩，他曾把計劃中的人物性格和瑞士的風物講述給席勒聽。到翌年夏天，他還說過“正在從事於退爾的第一篇”。後來他就沒有再和席勒提到過這件事。不料兩年之後忽然產生了席勒正在寫“退爾”劇本的謠傳，柏林和漢堡的劇院都來向席勒探詢。他這時剛寫完“奧里昂的少女”，還沒有決定新的寫作計劃。一八〇二年春，他忽然向出版商柯塔函索關於瑞士“四林湖及其四周各州”的詳圖，並且附帶說道，“因為一再聽到誤傳的消息，現在真想寫一本‘威廉·退爾’了”。他這時已在着手寫“梅西那的新娘”，但不斷想到“退爾”。他曾函告友人寇爾納說道：“你或者在上年聽到過我要寫一部‘威廉·退爾’吧。我實在並沒有想過，可是一再有人來訊問，因此提起了我對它的趣味而開始讀朱提的‘瑞士史紀’。現在我感到一綫光明，因為這位作家具有一種如是懇切的、希羅多德的、甚至可說是荷馬的精神，所以它能令人讀了發生詩興”。“梅西那的新娘”脫稿後，他便於一八〇三年八月二十五日晚上着手寫“退爾”。他又函請寇爾納，若是知道有好的關於瑞士的文獻，便告訴他。他“認為有多讀關於瑞士的書籍的必要，因為地方性對於這段材料太重要了”，而且他還“想儘多採用地方性的成分”。他所根據的材料，除了朱提的“瑞士史紀”外，還有牟勒的“瑞士聯邦史”(一七八〇)，愛勃爾的“瑞士山民描述”(一七九八)，佛西的“瑞士國土詳記”(一七六六)，旭希采兒的“瑞士自然史”(一七四六)等。

歌德曾講過席勒寫作“退爾”時的情形說：“他先在他的房間四壁貼上許多他所能找到的瑞士的專圖，他還讀瑞士的遊記，甚至對於瑞士獨立地區的一街一巷都能盡悉無遺。同時他研究瑞士歷史。他把一切材料綜合之後，開始工作，真可說，他不到寫完‘退爾’不站起來。他疲倦的時候，伏案睡覺。一醒之後，便索取濃咖啡——不是如後人所誤傳的香檳酒——來提起他的精神。於是‘退爾’就在六星期裏完成，真是一氣呵成似的！”（所謂六星期恐是指從他於一八〇四年一月讀到第一幕起算。）一八〇四年二月中旬，全劇告成。三月中，初次演出於威瑪。

現爲便利讀者了解劇情起見，把故事的前情後果簡述如下：

瑞士居民，尤其在四林湖（即琉瑟恩湖）周圍林區的三個古州：烏里、瑞茲、下林，爲古來很自由的民族。據傳說，他們因爲饑饉由北方遷來，披除荆棘，驅逐猛獸，以漁、獵、畜牧爲生活。他們選舉州長，經常集會，自己管理着自己的政治。只有遇到發生血案，纔用日耳曼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名義來處理，由皇帝給他們指定一個州官管理這事。這位州官大都由林區附近的一位伯爵來担任，他並不住在州裏，要有血案發生，纔去請來，由他坐在露天當衆判斷案情。他們自願接受帝國的保護，並在戰爭中効力。當斐特烈二世（一一九四——一二五〇）於一二四一年出征現在意大利的法芬茲時，瑞士曾出兵六百相助，斐特烈二世爲酬報他們的勞

績，頒給各州人民“自由詔書”，保證他們直屬於皇帝和帝國。劇中八十五高齡的阿廷好遜男爵當時曾以十八歲的青年參與此役。在先，做他們州官的都是倫茲堡的伯爵，後來因為沒有後裔，這職務便落到了哈普斯堡的伯爵魯獨夫一世身上，他於一二七三年踐日耳曼神聖羅馬帝國的皇位後，還一直善視瑞士人民。到他的兒子奧國公爵阿爾勃來希特一世於一二九八年即帝位，瑞士人民便吃起苦來。他一反向例，不獨要求瑞士人民向他哈普斯堡一家臣服，並且覬覦他們的土地財產。他派的州官都弄權怙勢，魚肉人民，而且住在當地，如下林的藍登培希住在下林的首鎮沙能，他部下的守備窩芬希遜駐在羅斯山。瑞茲和烏里的州官葛思勒却在烏里的首鎮古村建築一個“鎮壓烏里堡”。三州人民不堪其苦，向皇帝伸訴，又充耳不聞，便不得不憑自己的力量來爭取自由，他們在呂特麗秘密結盟，協力把州官們逐出境外。接着皇帝阿爾勃來希特一世被他的侄子派利齊大刺死，瑞士其他各州又紛紛加盟，屢敗奧軍，終於掙脫了奧國的羈絆而獨立，但這是以後數十年的事。

本劇的故事發生於一三〇七年，始於十月二十八日而終於十一月二十日。皇帝被刺，事實上是在一三〇八年五月一日，作者把它移前了幾個月，使這個解放運動可以毫無遺憾地告一段落，確是具有深意的。他在本劇一開始便着力把瑞士勞動人民的典型：漁夫、牧人、獵人介紹出場，隨後是市民和農奴都站到了一條戰綫上去，他把一個民族的各階層

在鬥爭中結合了起來——甚至貴族也來加盟，所有人物的性格都是非常鮮明而多彩的。作者賦予了本劇的主角退爾以獵人的行業，他沒有參預呂特麗集會，却在結盟者的口中一再提到他的名字，說明他並沒有因為他那獨往獨來的行動而脫離了羣衆，而且是一個羣衆所愛戴的英雄。我們必須看到全民族對於所遭受的外來壓迫有不可容忍的憤怒和羣起反抗的決心，纔能了解退爾的射殺州官，不是出於個人的自衛或復仇而是爲人民除害，把同胞已經決定要做的事先做掉最艱難的一部分。從此也可以了解作者爲什麼要在最後加上派利齊大一場，把退爾純潔的和派利齊大負疚的內心再做一個鮮明的對比。

席勒是面對着當時強鄰壓境下的德國而選用這段題材來寫作的。這段題材不獨使當時的德國民衆對之發生迫切的興趣，認爲是與他們直接相關的事實與現象，而且給他們清楚地解答了當前迫切的問題：人民是有權鑄造自己的幸福，反抗暴力以自衛的。所以這劇雖然歌頌的是歷史上瑞士民族的解放運動，而且其中關於退爾的部分還僅僅是傳說，但在德國人民看來却是一部有高度現實意義的愛國劇，它於一八〇四年三月在威瑪以及後來在來比錫初次演出的時候受到了羣衆熱烈的歡迎，成爲促成人民羣起反抗外侮的最有力的呼聲。這是由於作者在抱着一腔熱血把這段故事放到祖國人民眼前來喚起他們的民族意識的時候，塑造了一個反抗異族和封建貴族統治的解放鬥爭的典型面目。

他這時正值他的才華達到了最高峯而他對社會也達到了更高的認識。他在劇中阿廷好遜男爵垂死時的一段話中，指出了貴族統治階級的面臨崩潰和一個“新的較好的自由”已在萌生。他通過了退爾父子在路上的一段對白，給德國的農民對封建領主和容克地主的久遠勢力的革命鬥爭作了準備。所以海涅曾讚美席勒說：“席勒爲了革命的偉大意義而寫作，他摧毀了精神上的巴士底獄。”

席勒在寫成“退爾”後一年便逝世，他沒有能經歷德國民族一八一三——一四年的解放戰爭，我們正不必設想席勒在此運動中會有怎樣的表現（他的友人洪博德的夫人曾深信，“席勒如果活到一八一三年而還有一點賸餘的健康時是一定會參軍的。”），他的作品對那次運動是有很大的貢獻的。詩人的精神成了解放戰爭中青年戰士的精神。至於“退爾”在德國一八四八年三月的前夕所起的作用，尤爲顯著。巴登邦在革命的時候，它的首都卡爾斯魯的劇院就在演出“退爾”，巴威略邦的努連堡則在一八四九年一月演出“退爾”來慶祝德國人民基本權利的宣佈。而柏林“普魯士通俗日報”的一段記載，尤其清楚地說明了這劇對當時革命羣衆感召力之大：

“幾天前，曾有人在我們歌劇院的牆上用粉筆寫着：‘後天演“威廉·退爾”吧’。人民在鬥爭和激動的開始幾天裏憧憬着一個休止點，並且想在我們偉大民族詩人的自由思想的崇高熱情中去尋找他們自己的感情的表達。羣衆的願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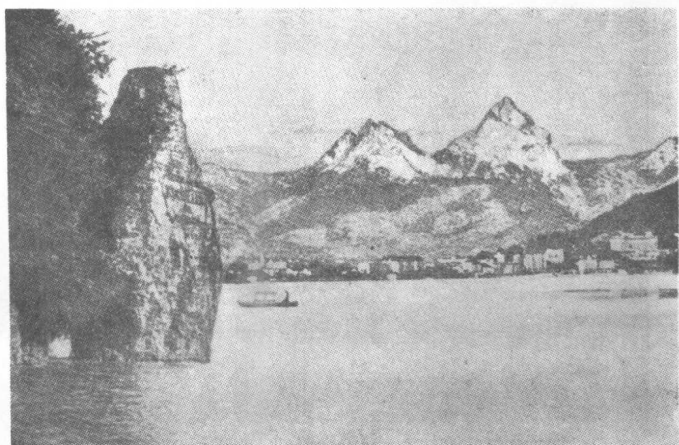
獲得了滿足。所以今天(指三月二十三日)的‘退爾’演出成了一個羣衆的慶祝大會。”

在今天，德國古典文學的遺產是民主德國和西德的一個精神上的聯繫（如本年都在爲了紀念席勒而演出他的劇本）。我相信，席勒這劇的現實性一定能在這偉大的時代發揮它的偉大意義。我謹以此譯本紀念席勒逝世的一百五十週年並祝願德國民族的早日統一！

張威廉 一九五五年三月，南京

“威廉·退尔”地图





迷登石

小迷登峯

大迷登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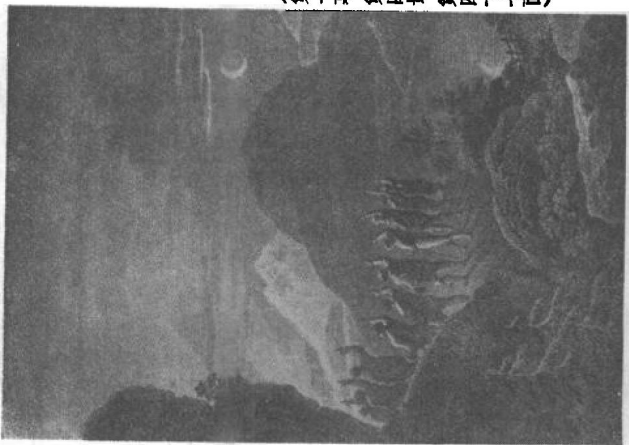
永遠蒙着面紗的少女峯

ZAG 62/05



司徒法蘭：「就這麼辦！現在把慫正的右手遞給我，請您把您的伸出來，這樣，我就像現在我們三個男子交我們三邦握著手，忠實不欺，攻守相助，也要如此，不欺，生死不渝！」

(第一幕，第四景，第四十七面)



勃靈滿：「在這個光華裏我們正好對我們新的締盟宣誓！在它照見我們底下，城較先於那些痛苦呻吟的一切人士煙霧裏。」

(第二幕，第二景，第八十六面)



阿廷好選：「你們要團結——團結——團結——」
(第四幕，第二景，第一四二面)



葛思勒：「這是透障的箭。」
(第四幕，第三景，第一六二面)



阿姆加：「瞧，孩子們，一個罪人怎樣死法！」
(第四幕，第三景，第一六四面)



邁爾：「——我可對天伸出我清白的雙手，
你和你的行為却該加罪呢！」
(第五幕，第二景，第一八六面)



邁爾：「免了我這一針罷！這裏是我的心！」
(第三幕，第三景，第一一六面)



邁爾：「用力把腳往後一蹬，
把小船拋進了水窟。」
(第四幕，第一景，第一三三面)



司徒漆鐵：「哦，女人！殘酷可怖的是戰爭，它屠殺牲畜和牧人。」
 格 圖：「上天所降的必須受人。」
 「無道的事不容於高尚的心。」
 （第一幕，第二景，第二十四面）



衛役雷：「使勁，老頭，去幹活！」
 工人甲：「難道鐵真是連心肝也沒有，像這樣走都走不動的老頭？」
 「還要逼著來幹這麼苦的確役？」
 （第一幕，第三景，第二十六面）